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

汉译犹太文化名著丛书

傅有德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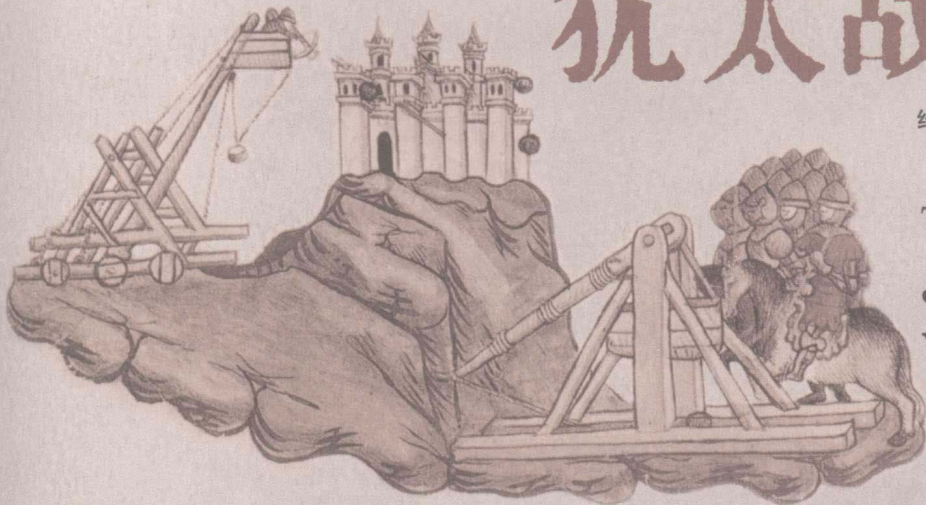


Hear, O Israel: The LORD our GOD is one LORD:
And thou shalt love the LORD thy God with all thine heart,
and with all thy soul, and with all thy might.
And these words, which I command thee this day,
shall be in thine heart:
And thou shalt teach them diligently unto thy children,
and shalt talk of them when thou sittest in thine house,
and when thou walkest by the way,
and when thou liest down, and when thou risest up.
And thou shalt bind them for a sign upon thine hand,
and they shall be as frontlets between thine eyes.
And thou shalt write them upon the posts of thy house,
and on thy gates.

犹太战争

约瑟福斯 著 王丽丽 等译

The
Jewish
War



山东大学出版社

犹太战争

约瑟福斯 著
王丽丽 等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犹太战争/约瑟福斯著;王丽丽等译. —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11

(汉译犹太文化名著丛书/傅有德主编)

书名原文:The Jewish War

ISBN 978-7-5607-3482-8

I. 犹...

II. ①约...②王...

III. 犹太人—民族历史—史料

IV. K1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69246 号

出版发行:山东大学出版社

地 址: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7 号(250100)

经 销:山东省新华书店

印 刷:山东华鑫天成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720×1000 毫米(1/16)

印 张:2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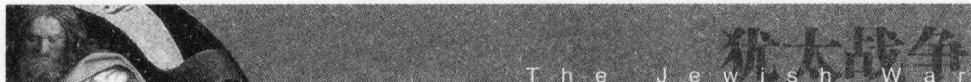
字 数:390 千

版 次:2007 年 11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定 价:39.00 元

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本社营销部负责调换



“汉译犹太文化名著丛书”序一


傅有德

犹太民族是人类大家庭中的伟大成员之一。她创造了以《圣经》和《犹太教法典》为代表的灿烂辉煌的希伯来文化，造就了一大批杰出的思想大师、科学巨匠、政界名流和工商业巨子，为人类的发展和进步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犹太民族之有今天，实可谓不易。公元70年，耶路撒冷的圣殿被罗马军队付之一炬，从而翻开了犹太历史上漫长而充满辛酸和血泪的篇章。亡国之民被迫流落他乡，以求在异国的土地上谋得一块可供容身的生存空间。然而，除了仰仗个别国度的“宽容大度”而一度有过的“顺境”以外，他们大都长期处于孤立无助的逆境之中。尤其是在基督教占统治地位的国家，由于宗教习俗、民族意识、生活方式诸方面的与众不同，犹太人为基督徒所难容。结果，反犹主义大行其道，这些“上帝的选民”受尽了宗教迫害、种族歧视、人格污辱和人身侵害等种种苦难，而发生在本世纪40年代的纳粹大屠杀则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惨绝人寰的一幕。然而，身处逆境乃至绝境的犹太人并没有被灭绝，反而在犹太复国主义的旗帜下，通过艰苦卓绝的奋斗于1948年重新建立了自己的国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人间奇迹。犹太民族所表现出的顽强生命力、坚定的民族意识和强大的凝聚力是世所罕见的。

我国的现代文明建设除了要继承和发扬优秀的民族遗产以外，还需广泛借鉴和吸收包括犹太文明在内的其他各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由于种种原因，对犹太民族及其文化的研究在我国长期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这与其实际价值和世界文化的伟大贡献颇不相称。近几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中以两国外交关系的建立，人们已经认识到认真研究这个伟大而奇特的民族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正是为了适应这种需要，我们组织翻译了这套丛书。

所谓了解和研究一个民族，最主要的莫过于把握其民族精神。犹太民族的精神寓于其文明的各个方面，尤其寓于其宗教和哲学中。因此，翻译犹太教和犹太哲学方面的著作就自然成为我们的首要任务。当然，我们也考虑到了犹太历史、政治、风



The Jewish War

俗习惯诸方面,但由于丛书的规模所限,这方面的内容就相对少了一些。

此外,我们还注意了如下几点:

首先,选择的宗教著作乃是学者们关于犹太教的论著,而不是犹太教的原典——《圣经·旧约》和《犹太教法典》。因为《圣经》在国内已有几种版本;《犹太教法典》规模宏大,难以为本丛书所容纳,况且此典内容极其庞杂,语言难点甚多,翻译工作颇为繁难。

第二,我们认为,犹太学者对自己民族文化的理解往往比外族学者更为准确和深邃,其著作更具权威性。因此,所选译作的原作者皆为犹太著名学者。或许个别作者由于难以避免的民族性而在观点上有失之偏颇之处,但这种情况毕竟是少见的。

第三,虽然犹太研究在国内尚处于起步阶段,迫切需要一般知识性的著作,但我们还是考虑到了必要的学术性。选择的著作都是已在西方产生过重大影响,且能够代表某一领域的学术水平的优秀力作,因而具有较大的权威性。在这方面,英国伦敦利奥·拜克学院(Leo Baeck College)的图书馆馆长、著名学者海姆·马克比(Hyam Maccoby)曾给予了直接的指导。

英国利奥·拜克学院的院长约拿单·玛格内特(Jonathan Magonet)博士赞赏和支持编译这套丛书的计划,并为之付出了不少的精力;这家学院和阿时当勋爵慈善信托部(Lord Ashdown Charitable Trust)以及美国犹太文化纪念基金会(Memorial Foundation for Jewish Culture)还提供了部分出版资助;北京大学季羨林教授同意担任丛书顾问,为之增色不少;各卷书的译者克服种种困难,为保证作品的质量倾注了大量心血;山东大学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也给予了热情的支持并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

1995年12月

于山东大学犹太文化研究所



“汉译犹太文化名著丛书”序二

傅有德

1995年，“汉译犹太文化名著丛书”启动。幸赖译者勉力，出版社推动，首批9部译作得以初版、再版；更承蒙读者抬爱，所译作品颇具“人气”，社会效益甚佳。知此，已经作古的丛书顾问海姆·马克比(Hyam Maccoby)教授当含笑九泉，季羨林教授、玛格内特(Jonathan Magonet)院长，以及各位关心此项事业的师长、友人，也当心有所安了。

新年伊始，又有几部译作出版。值此之际，聊记数语，以为新序。

只要社会尚有需求，且翻译、出版条件具备，《汉译犹太文化名著丛书》将陆续推出新作，不作数量限制。

本丛书以了解和把握犹太民族精神为旨趣，所选译作主要为犹太宗教与哲学名篇。原序所言此宗旨不变。

后续译作拟包括适量犹太教原典，如拉比犹太教经典《密西纳》、犹太神秘主义典籍《佐哈尔》。此系对原序所谈选书原则所作的修订。

鉴于时过境迁，情势变化，丛书的编辑委员会作了较大调整。在此，对丛书的原顾问、编委表示诚挚的谢意，也衷心感谢新编委会成员的支持和帮助。

唯愿本丛书的陆续出版能够有助于国人认识历久弥新的犹太文化，有助于古老的华夏文明在新时代革故鼎新，再显生机。

2008年1月

于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



约瑟福斯生平及其著述(代译序)

黄福武

约瑟福斯是一位著名的犹太史学家,原名约瑟福斯·本·马蒂亚斯,公元67年投降罗马人后,接受罗马将军提多赐姓,改名约瑟福斯·弗拉维斯,故后人多略去其姓而仅以原名称之。

约瑟福斯出生于耶路撒冷的一个祭司世家,其母系据称是马卡比家庭的后裔。他早年与其兄一道接受犹太祭司礼仪训练,深受当时的犹太政治—宗教派别——撒都该派和法利赛教派的影响。他自幼聪明过人,天资甚高,其记忆力和判断力尤为时人所称道,成人后不仅谙熟希伯来语和阿拉姆(米)语,而且熟练掌握了希腊语。丰富的语言知识,为他日后宗教和学术事业的成功以及仕途和戎马生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早期的正规宗教教育使他学识渊博,14岁时就与大祭司讨论犹太律法问题,并为他在宗教界赢得了很高的声誉。在严厉的犹太教规熏陶下,他从16岁起曾独自到蛮荒地区旅行了三年。他返回耶路撒冷后,当过数年祭司,但其立场观点一直在各教派之间摇摆。出于实现其个人政治抱负的需要,他于19岁时加入了法利赛派,尽管他与该派的宗教与政治主张格格不入,但他在思想深处更向往其内部的改革与自由气氛,同时也急于利用一个组织平台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公元64年,他作为使臣被派往罗马,执行营救遭尼禄监禁的犹太祭司(其中有几位是他的朋友)的特殊使命。据说在去罗马的途中,由于所乘的船只翻沉,他在海中整整漂游了一夜才被人救起。抵达罗马后,他通过疏通关系受到皇后波帕阿·萨比娜的接见。在皇后的理解和支持下,他终于说服罗马当局释放了被捕的犹太祭司,从而圆满地完成了使命。在罗马停留期间,他深为罗马文化、艺术及其华丽的宫廷生活所吸引,在精神上与严格的犹太教义渐行渐远,认为与没有宗教信仰但物质上强盛的民族抗争毫无意义,这种思想意识上的转变为他日后投降罗马人埋下了伏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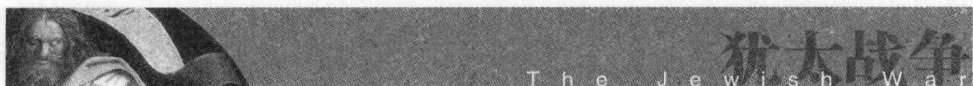
作为一位犹太祭司和军事指挥,约瑟福斯应当是称职的,或者说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在犹太人看来,他“最辉煌”也是最令人不齿的经历莫过于他后来变节投敌,



The Jewish War

这也是他成为后世饱受争议的历史人物的首要原因。约瑟福斯返回耶路撒冷后的第二年，以色列爆发了反抗罗马统治的大起义，犹太人在驱逐了罗马行政长官后建立起自己的政权。像大多数犹太贵族一样，约瑟福斯一开始并不赞成同胞们的反抗行为，但出于宗教狂热和对寄人篱下生活的恐惧，他加入了反抗大军，并被耶路撒冷当局任命为加利利地区的军事长官。公元67年，罗马人兵临加利利地区，他曾一度积极率领士兵进行抵抗，但由于力量对比悬殊，各地要塞先后被攻陷。在这一时期，他的聪明才智开始发挥作用，他时而进行外交谈判，时而采取军事行动，巧妙地与罗马人周旋。但随着韦斯帕先率主力从安条克赶往加利利，他的士兵开始逃散或躲进要塞不再出战。最后，他率残部退守约塔帕塔要塞，并在那里坚守了六个星期。由于缺少供给和武器，要塞最终失守，大多数士兵被杀，他被迫与40名幸存者逃到附近一个山洞内躲藏。为了犹太民族的信仰和声誉，这些士兵以不成功便成仁的气概决定集体自杀殉国。但约瑟福斯却贪生怕死，他诡称自杀不符合犹太教义，建议以抽签方式依次相互成仁，却有意把自己排在最后。当仅剩他与最后一名士兵时，他说服了这位士兵，两人一道向罗马人投降。作为加利利地区的犹太军事长官，他没有被立即处死。在被押送到罗马统帅韦斯帕先的面前时，他的聪明又一次派上了用场，他先是自称先知，能够预见未来，然后又逢迎说韦斯帕先和儿子提多有皇帝气象。令人惊奇的是，这点小聪明竟然使他免于死。公元69年，韦斯帕先果然爬上了皇帝的宝座，约瑟福斯因其预言应验而被释放。获释后，他开始死心塌地为罗马人效劳，并按罗马习俗使用韦斯帕先祖先的姓氏弗拉维斯。他曾陪同这位罗马皇帝远征埃及，韦斯帕先把征服犹太人的任务交给提多后，他又成为提多的近身随员。公元70年，罗马将军提多围攻耶路撒冷，他也随军前往，并目睹了圣城的陷落和圣殿的被毁。他曾试图充当罗马和耶路撒冷之间的调解人，以和平方式解决彼此间的冲突，但由于他的变节行为，得不到犹太人的原谅和信任，最终未能如愿。耶路撒冷沦陷后，提多得胜还朝，而约瑟福斯始终随侍左右，俨然以胜利者自居。他的背叛行为一直为犹太人所不齿，使他作为一名可耻的民族叛徒载入了犹太史册。这位“耶路撒冷的叛徒”被自己记录的在约塔帕塔的所作所为所诅咒，他的经历因此被称为“有史以来关于怯懦、奸诈和背叛最骇人听闻的故事”。

作为一个流亡者，约瑟福斯在罗马度过了自己的后半生。由于对罗马统治者的忠诚，他受到诸多优待，并在他33岁时被授予罗马公民身份，享受罗马朝廷施舍的年俸，同时在犹地亚拥有自己的封地。在此后的三十多年中，他再也未能或者说未敢踏上自己的故土，而是在罗马人的庇护下专事犹太史的撰写工作。他留给世人的主要著作有7卷本的《犹太战争》和20卷本的《犹太古事记》。尽管他的书中有颇多肤浅、谬误甚至伪造之处，但就总体而言，这两部史书的学术和史料价值是巨大的，



为人们研究这一时期的犹太史提供了不可多得且很可能是绝无仅有的参考资料。此外，他还写过一部为自己的变节行为辩护的自传(题为《一生》)和一部为犹太民族辩护的论著《驳阿皮翁》。与他的宗教生活一样，他的著作试图在犹太文化与异族文化之间寻求一种中庸和平衡，因而被犹太同胞指责为虚伪和缺乏道德。他的著作用优美、娴熟的希腊文写成，对当时的受教育阶层产生了一定影响，使他们摆脱了对犹太教的各种偏见；对后世的影响则主要体现为记实性和资料性，书中对许多历史事件发生地的描写仔细、准确而生动，其中许多内容已为考古发现所证实。

《犹太战争》(*Peri tou Ioudaikou polemou*)是约瑟福斯的第一部著作，主要是根据他对犹太独立战争(公元66—73年)的记忆、韦斯帕先的回忆录以及犹太王亚基帕的信件写成的。尽管他对战争场面的描写有一定的可信性，但字里行间却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加以掩饰和美化。读者完全可以从书中感受到这一点，并且对作者的厌恶和鄙视可能影响到自己的阅读情绪。

20卷本的《犹太古事记》(*Ioudaïke Archaïologia*)记述了从“创世”(远古)至公元66年犹太起义的早期犹太历史，被认为是约瑟福斯著述中立场最客观、内容最丰富同时也是后世最有研究价值的一部著作。该书第1至11卷系根据当时的希腊文《圣经》(即《七十子译本》)写成，其中穿插着当时犹太人中间流行的一些传统解释，并且还引用了大量的希腊古老文献(现均已遗失)；同时，他对许多细节作了文字增删或修饰，以便更适合非犹太人的口味。第12至20卷记述了耶稣出生和基督教形成之前的历史事件，现已成为犹太史研究的唯一资料来源。由于对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和地点作了清楚的标记，并引用了大量可证实或补充《圣经》原文的权威文献，因而进一步增加了该书的资料价值。关于希律大帝的记述出现在第15至17卷，而第18卷第3章中则第一次提到了耶稣“基督”，即下面这一著名段落：

耶稣就大约生活在这个时代，如果非要称“他”为人的话，那他也是一个充满智慧的人。因为他是许多奇异事物的制造者，是一位乐于接受真理的大师。因此，他的身边聚集了许多犹太人和异族人。他就是基督。彼拉特指控这位人民的领袖，判定他在十字架上受难，而那些此前爱着他的人仍旧忠诚于他。因为在他被打死后的第三天，他又活着现身于他们面前，恰如上帝派来的先知所预言的其他千千万万件奇异事物一样。时至今日，那些追随他而自称为基督徒的人依然没有绝迹。

这段文字清楚地记述了基督教发轫之初的情形，尽管有人出于不同原因一直试图否定这段文字的真实性和客观性，但这一难题并没有最终的定论。正因为如此，这一段落后来多次被篡改。《犹太古事记》不仅为基督徒而且为犹太人证明了“神授启示”的真理，同时也进一步证实了业经考据证实的诸多与《圣经》有关的历史事实，



The Jewish Wa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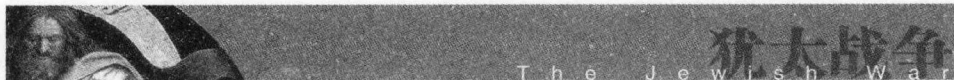
因而该书对于“特选子民”的历史研究具有重大价值。此外，他关于历史上极其重要的各犹太教派的兴起及其相互关系的记述，关于“救世主”耶稣受难的细节描写，关于古代犹太习俗和传统走向衰败的证据，关于犹太人内部纷争的解说，以及关于犹太人争取民族独立的战事实录，等等，也都有着不可否认的史料价值。

约瑟福斯的自传(*phlaouiou Iosepou bios*)约写于公元90年。在该书中，他虽然竭力证明自己在犹太民族兴盛之际的立场和观点，但优美的文字难以掩盖其丑恶的灵魂和卑劣的行为。而他的另一部著作《驳阿皮翁》(*Kata Apionos*)则主要是对古老的犹太习俗进行辩护，旨在驳斥亚历山大里亚的语法学家阿皮翁出使罗马期间对犹太人提出的指责。

在后世看来，约瑟福斯是一位极其复杂而又不乏厚重的历史人物。他的宗教与学术(或者说文学)成就自不待言，这一点已得到时人和后人的普遍认可和积极评价，然而其人格和行为却与犹太同胞甚至所有人类的基本道德准则所不容。任何一个作为族人和国民的人，罔顾道义、叛国侍敌都是极不光彩的下作之举，而在民族敌人的庇护乃至资助下用文字(尽管非常优美)极力粉饰、美化自己的所作所为就更显得虚伪。就本书汉译本的读者而言，这方面最恰当的类似例证莫过于中国近代的周作人。人们自古以来就把“叛徒”视为鄙视、仇恨和厌恶的对象，而无论他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如何丰富。读者完全可以从这一例证体会到犹太人对约瑟福斯及其文字的复杂情绪。

拉杂成文，似不宜称序。笔者希望通过上述介绍，使读者对约瑟福斯其人其事有一个大致了解，以方便阅读和研究。未尽和不妥之处，诚望方家指正。

2007年11月



导 言

威廉姆森

据说历史是人类罪恶和愚昧的记载。每个读完《犹太战争》这本书的人都会切实感到,事实的确如此。故事充满了令人难以释怀的恐怖——希律(Herod)和其他巴勒斯坦国王、地方官员、那些所谓的最为开明和理性的罗马帝王以及犹太暴动的头子甚至约瑟福斯本人所犯的残暴罪行。这里只有毫无希望的反抗,充满了对立的反叛者们与交战派别之间的自杀性争斗,以及不可理喻的英雄主义,带来的只是全面而彻底的毁灭。书中同样也记载了这个国家是怎样从一个有史以来最辉煌的富藏建筑和艺术宝库的国家因罪恶和愚昧而满目疮痍,沦为废墟的。

然而,这又是一个异常有趣的故事,战果辉煌,因其最终的灰飞烟灭而愈发悲壮绚丽。哪个国家有过像巴勒斯坦这样如此绚烂多彩的历史呢?丰富的事件激发着人们的想象,震撼着人们的心灵,使人魂牵梦萦?哪个国家拥有过如此多样,鬼斧神工般独一无二的地形呢?这本书记载了那段历史中最动人心魄的一幕,也有许多关于地貌特征的非凡描述,并且运用相当大的篇幅把美丽的城市、宫殿、圣殿呈现在眼前。它们使这方土地充满魅力,从而成为最伟大的希腊文化作品之一,完全超乎我们记忆中在主日学校学习所想象的巴勒斯坦。在这里,我们同样可以获取信息,作为必要的知识背景,帮助我们了解一些近期关于巴勒斯坦的研究。比如,关于在耶利哥和马萨达(Masada)(译注:死海东部的山地要塞)出土的文物。在库姆兰(Qumran)震惊世界的两大发现,一个是比先前发现的《旧约》还要早一千多年的手稿;另一个就是关于一个神秘异教的教规和信条,而它似乎正是属于一个重要的宗教团体——艾塞尼教派(Essenes)的。尽管它在《新约》中从未被提起,但在本书中确有详尽的描述。

但是,对那些因为救世主耶稣基督曾经涉足巴勒斯坦而深爱着这片土地的人们来说,这本书又散发着独特的魅力。我们这部作品与福音书同用一种语言,而且书中描述的事件大多发生在《新约》所记载的历史时期,而其余所描述的事件已在对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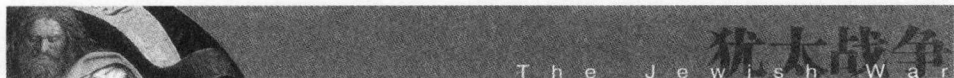
The Jewish War

福音书(译注:指马太、马可或路加福音书)里得到了生动的预言。那些常出现在有关基督和他的早期教堂故事中的人物,那些一直以来被喜欢刨根问底的读者所期待了解更多的人物,像希律大帝(Herod the Great)、亚基老(Archelaus)、安提帕斯(Antipas)、本丢·彼拉多(Pontius Pilate)、两位亚基帕(Agrippa)、费利克斯(Felix)和费斯特斯(Festus)、百妮基(Bernice),这本书都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刻画,从而使人们对其性格特点有了更新的认识,极具启发性而并没有损伤到《圣经》中的形象。希律真的是那么伟大吗?难道不正是他利用强大的权势导演了那场无辜婴儿的屠杀吗?耶路撒冷究竟是怎样一个城市啊!基督成功进入后为何却又因它而哭泣?耶路撒冷圣殿究竟是怎样一座建筑——十二岁时基督称它是父亲的住处,而后又在它的院落里驱赶着他的羊群和牛群?类似这样的问题,约瑟福斯都给出了答案。

我刚才提到了对观福音书中所预言的事件。当然,我指的是耶路撒冷的毁灭以及它消亡之前的一些征兆。如果除了福音书我们没有其他资料来源,那么我们会怀疑,耶稣的警世只不过是一种夸张的表达方式,不能仅取字面意思。难道非凡的圣殿中任何一块石头都不能压在另外一块上面吗?都不可以朝下放置吗?的确有可能,这是历史事实。毁灭是彻底的。^① 约瑟福斯对导致其毁灭而接连采取的步骤进行了详尽而可怕描述。整个悲剧早已被准确地预言了;而对于事件本身我们有一位目击者的描述,没有省略丝毫恐怖细节。

我们的主那精确的令人瞠目的警示使上一代的评论家们——他们坚守着自己的原则认为每一则预言都是写于事件之后(而科学、哲学或是经验都丝毫无法证明这一点)——断言,《马太福音》、《马可福音》以及《路加福音》中记载的伟大预言均来自于后著的《启示录》或末世论,只不过“放到基督口中”讲出而已。然而这些评论家忽略了几个事实。撇开福音作者们的诚实正直不讲,我们注意到,当这些后世作品都在关注世界末日之时,基督的思考却显而易见远远超出他所处时代可以见证的事情。据《马太福音》讲,耶稣的门徒曾经问过耶稣一个具有双层含义的问题(关于圣殿的毁灭和耶稣最后的降临的问题)耶稣同样一语双关地回答了他们,其中第一部分生动地预言了注定发生的事。对于这些,约瑟福斯都进行了详细的描述。耶稣清楚地告诫人们,要意识到这些事件发生的迫切性,并且教给他们当发现警示时该做些什么。基督徒们记住告诫并依照执行:在城邦被包围之前他们逃到了佩拉(Pella),也因此躲过了灭顶之灾。如果预言都是写于事情发生之后,这次逃脱就很

^① “哭墙”并不是圣殿的一部分。为了详尽了解古今的耶路撒冷,读者可以参考约翰·伽斯堂(Garstang)在《古代奇观》中的文章。



难合理地解释了。

这里我们需要指出是,关于耶路撒冷毁灭的预言直到公元135年巴·科赫巴(Bar-Kochba)起义瓦解、哈德良占领耶路撒冷后才应验,这与圣殿的情况截然不同——这个时间远远晚于四本福音书的写作和发行,最近发现的《新约》古文献已确凿地证实了这一点;因此至少预言中的一部分是在事件发生前就已经存在了。同样我们需要留意的是,除了《马太福音》、《马可福音》中所记载的重大预言,以及《路加福音》中多有不同的预言外,我们还可以在约翰记录的我们的主与撒玛利亚^①女人的对话中找到另外一些预言,而且更重要的是,很多暗示在耶稣基督为耶路撒冷、城中女人和未出生的孩子的悲伤中,在那些真实可靠的寓言章节中早已传达出来,如寓言《婚宴》(*Wedding Feast*)、《邪恶的丈夫们》(*Wicked Husbandmen*)以及对那些将要被石头砸到的人们的严肃的警告。事实上,有许多预言交织在这些福音书中,因此没有哪个认真看书的人会想着将它们分离剔除出去;因为除了预言耶路撒冷和圣殿的命运,耶稣一遍又一遍地预言了自己被出卖、背弃、逮捕,以及被审判、被钉死在十字架、复活、圣灵归来,他的旨意将会引起的分裂,他的信徒集体或单个的遭到迫害并死亡。这些事件构成了福音书的重要篇章。

我们的作者又是怎样一个人呢?与福音书作者不同的是,对于他的身份和历史我们一清二楚,性格也非常了解。与他们不同的,还有他自己在书中经常出头露面,不仅仅是因为他在战争中起到显著和独特的作用,也是因为他热衷于炫耀自己,并且对自己的才华评价颇高——这在罗马文学圈里不足为奇。而且,他也是一个自传作家,或是为自己辩解的作家。

约瑟夫·本·马蒂亚斯(Joseph Ben Matthias)后改名为弗拉维斯·约瑟福斯(Flavius Josephus),感觉像一个获得解放的奴隶盗用了他主人的名字。他生于公元37年,活到63岁。他出生那年,卡利古拉(Caligula)登基即位。按出身约瑟福斯应是一名祭司,就母亲的血统算是一名皇室后裔,十四岁时就因少年老成而格外出众,并且一直受教育到十九岁,这一切使他注定要成为一名政治家、一位战士、一名演说家和历史学家。约瑟福斯在本国度过了他的童年。公元64年,他访问了罗马并担负着拜访帝国政府的使命,也就是在那一年尼禄目睹了火烧罗马。约瑟福斯的努力显然为他赢得了声誉。公元66年,一场大规模的叛乱因为凯撒意外的失败而爆发,约瑟福斯年纪轻轻就被任命为加利利的总督。他是如何管理自己的辖地,如何成为维斯帕先(Vespasian)(译注:第九位罗马皇帝)的阶下囚,从此之后他又是如何坚定地效忠于罗马人,书中都有全面而生动的叙述。对于约瑟福斯的行为读者有着自己的

① 参看《约翰》第4章第21节。

The Jewish War

评价,这也是我们稍后要提到的。看了书中的描述,如果说约瑟福斯在战争后期已变成一个罗马公民并享受帝国薪贴,没有人会感到吃惊。他的收入来自维斯帕先的税收,而税收又都是从他不幸的同胞那里榨取得来的。约瑟福斯则舒服地被安置在皇宫一隅,并依据罗马判例与他儿子们的那位不尽如人意的母亲离婚后娶了一位贵族小姐。之后,约瑟福斯利用余生著书立作,其中最根本的动机是要证明罗马人的所作所为是正确的,在为自己投靠罗马一边开脱的同时,宣称自己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忠诚的犹太人。

根据那些被雇来专门完善其蹩脚希腊文的文书们的说法,可以肯定的是,流传到我们手中的这四部被刊印发行的作品,按照以下的顺序,在写作风格和文学质量上差距很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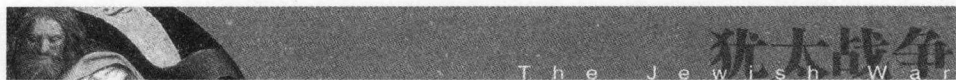
1.《犹太战争》——约瑟福斯作品中最为有趣的一部,也是我们现存的关于罗马历史中那个重要阶段最为详尽的记录。初稿用阿拉姆语写成,之后被翻译成希腊语,并且可能有多个版本发行,其中有相当多的添加和改动。不难看出,同《布匿战争》和《高卢战争》一样,该书的题目形式就完全表明了作者站在罗马一边的立场。

2.《犹太古事记》——一部较长的作品,与《犹太战争》的前几章重叠;有些篇章内容沉闷呆板,但也包含了一些有价值的历史资料。

3.《一生》——主要是针对那些猜测约瑟福斯是犹太战争起因的回应。为了反驳这些揣测,约瑟福斯记述了他在加利利所做的种种努力,但许多地方与《犹太战争》中的描写有出入。很多学者认为书的这部分内容写于《犹太战争》前,然后将之前和稍后的事件简单概括并稍作补充,多年后便出版了这本《一生》。

4.《驳阿皮翁》(*Against Apion*)——对爆发于亚历山大的反犹太人运动进行了强有力的反击。四部书中最优秀的一部,像《一生》一样,于世纪之交出版。

关于约瑟福斯本人,我们所了解的仅限于他在作品中的自我讲述,树立的形象也绝不是受欢迎的那种。“耶路撒冷的叛徒”,就像塞西尔·罗斯(Cecil Roth)博士对他的评价一样,约瑟福斯被自己记录的在约塔帕塔(Jotapata)的所作所为所诅咒。这是有史以来关于怯懦、奸诈和背叛最骇人听闻的故事。之所以让人觉得恐怖就在于书中没有流露出丝毫的羞愧之情:约瑟福斯大肆炫耀自己那令人厌恶的行径;在盛赞犹太人英勇战斗击溃罗马人之后,他却将自己羞于启齿的逃跑行径当成自己取得的巨大成就和自己伟大之处的最终证明。他无法将一项事业坚持到底。他早期不就依次玩弄过三种相匹敌(法利赛派、撒都该派和艾塞尼派)的宗教哲学吗?难道他没有背弃过祖先们的信仰吗?尽管他将犹太教、一神教、一些伪宗教语言借提多(Titus,提多是上帝的一个密使,“现居住在意大利”)之口讲出,这只不过更清楚地证明了他已变成一个异教徒:在他的书中充满了希腊宗教,以及关于不敬神、预言、运



气、宿命、报应、灵魂转生、复仇三女神的意象。

约瑟福斯的讲述清楚地表明，在他最终叛国之前早就寻求机会逃跑了。他把曾经召集起来的并按照罗马方式训练的强大部分队解散；他对待那些曾誓死为国家而战的勇士就像对待敌人和无赖一样；他非常大方地将那些曾经精心设防、固若金汤的城池拱手相让；当自己身陷朱塔帕塔时，他使尽浑身解数逃跑而置自己的同胞于不顾，任其听天由命，现在却又如此厚颜无耻地向我们娓娓讲述。

他不仅仅是犯了叛国罪。在执政掌管加利利期间，他无耻地欺骗自己的犹太同胞，并附之以骇人的暴虐之举，约瑟福斯自鸣得意地将这些都记录下来。然而对基斯卡拉(Gischala)的约翰，和另外一些他所厌恶的好战领导人实施的暴行，他却用最激烈的言辞予以斥责，尽管能很明显地感觉到他完全沉醉在对恐怖的描述中。比如说，尽管他装作自己实在无法讲述关于妇人吃孩子的故事，但在描写时很明显地乐此不疲，描述冗长并令人生厌，而且多处有明显编造的痕迹。我们的作者还有另外一些特点让现代读者很难苟同。他从自己民族痛苦的悲剧中引出道德上的教训，宣称这一切是那群可恶的犹太人咎由自取。他为自己的政敌遭受悲惨命运而幸灾乐祸，为两个征服者在罗马上演的令人生厌的凯旋式的展示而欢欣鼓舞，对这两个征服者他极尽谄谀之能。对他们所犯下的暴行，约瑟福斯在他的文字记录中没有流露丝毫指责的意思——维斯帕先为了科学实验用脚镣锁住活生生的人将他们投入死海中；他用奸诈的伎俩引诱三万八千名手无缚鸡之力的犹太人到太巴列(Tiberias)，将体弱的杀掉，而身体强健的都被贩卖为奴隶；提多将数以千计的犹太犯人就地杀戮以庆祝家族生日——无辜的男人被扔到兽群中，被迫相互厮杀致死，或者被活活烧死——这是一幕极为恐怖的景象。

无论是体验上的谬见还是道德上的麻木，都未必会损害一本书的历史或文学价值，但是就《犹太战争》来说，就像我们后来看到的，当我们试图公正地评价其优点时，作者的一些错误的的确削减了作品的价值。还是让我们先来看看作品是如何写出来的吧。成书目的在作者的序言和最后的结束语中都很清楚地交代了。迄今为止出版的所有关于这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战争”的描述，要么歪曲了事实，要么有故意使人误解之嫌。帝王的臣民有权知道事情的真相，并对罗马人当初所面对困难，以及他们克服困难时所展现出来的才华和大无畏精神有更好的理解。因此重新描述就显得很有必要。这部新作就出自一个亲眼目睹历史的人之手，而这个人能够摒弃个人感情，不偏不倚公正地讲述。同时我们也被告知这部书初稿用阿拉姆语写成，曾在中东盛行一时。现在又有了希腊语版本供希腊和罗马的读者阅读。

我们现存的文本是附了新序言的译本，还是一部新作，仍有待商榷。一些权威人士，如著名的艾斯勒(Eisler)博士，认为约瑟福斯先是写了一个名为《攻占耶路撒



The Jewish War

冷》的小部头,后来又把对希律及其前任和后继者的描写放在前面,最后才加上了后面的几部分,读者不难发现作者在序言中概括内容时对这几部分只字未提。在后来的版本中好像还有些删减。就像每个聪明的历史学家一样,约瑟福斯自己告诉我们,他也参阅了当局的一些权威资料,其中包括罗马官方记录的有关围城和其他一些军事行动的材料。为了完成书的前四分之一,他四处收集材料,可以肯定的是他从丰富的材料中选取信息进行拼凑时,大量采用了大马士革尼古拉斯(Nicolas)记录的历史。尼古拉斯详细地记述了希律大帝并一直写到亚基老登基。但关于之后几年的资料就非常少了,结果导致约瑟福斯的叙述结构很不成比例:他对希律生平的叙述非常详尽,之后就是连篇累牍地讲述亚基老如何在罗马得到认可的奋斗过程,而他剩下的十年执政生涯只用六七行就打发了。

福音书都用日常生活语言写成。与福音书作者不同的是,约瑟福斯(或者他的文书们)却用文学式的希腊语写作,与雅典的伟大作家们的风格非常相似,具有辞藻华丽和词汇量庞大的特点。尽管有时晦涩费解,但总体来说,其叙述和描写还是很清晰的。许多场景颇具戏剧效果,其中的对话尽管在心理表现上有所欠缺,也并不可信,但不乏生动流畅。这本书的一个特点就是常常从古典作家那里断章取义地抽取或更改用语,有些人认为这要归咎于他的文书。很难想象,一个希腊语如此之差、一直需要专业助手从旁协助的人能够阅读完这里所列出的所有作家。这些作家包括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和墨勒阿格洛斯(Meleager),希罗多德、修昔底得(Thucydides)和德摩斯梯尼(Demosthenes),维尔吉尔和塞勒斯特(Sallust)。他们的言论不仅出现在叙述和评论中,甚至在罗马将军和犹太领导人的话语中也时有出现。约翰这个角色的刻画就是这种借鉴例子的典型,就像圣约翰·萨克雷(St John Thackeray)指出的,约瑟福斯在这个角色刻画上受益于塞勒斯特对于喀提林(Catiline)这个形象的描述。

对于古代作家跑题这种错误,某种程度上讲我们要予以宽恕。希罗多德曾经对如何记录一场战争进行了示范,在叙述的过程中记叙或描述了他在旅程中读到的、听到的或看到的每一件事。他写得非常引人入胜!约瑟福斯不是希罗多德,不过他很清楚修昔底得完全不同的写作方式,懂得为了切题到底该写多少。但是因为手头有丰富的材料,于是他就对四年战争之前的两个世纪的历史进行了详尽的描述,包括希律扩充力量所采取的行动、国内纷争、他的罪恶和愚蠢,以及关于他悲惨地死去的全部细节。也许一些人认为他这样写是为了解释后继事件,但是对于那些轶事的描写,对于城镇地貌以及生物现象、艺术作品、犹太派别、神职人员的服饰、圣殿仪式以及远在罗马与巴勒斯坦毫无瓜葛的事件的详尽描绘,对于这些,我们又作何解释呢?无论怎么联想,这些都无法成为有机整体的必要组成部分。但是,一个作者离



题写的东西既能使阅读有趣又能成为珍贵的资料,这种情况却并不少见。约瑟福斯书中跑题的地方很多就是珍贵的资料,对此每个时代的读者都应对之怀有感激之情。

如果一个历史学家履行了他最基本的任务:向读者讲述了事实,那跑题是可以被原谅的。我们可以这样评价约瑟福斯吗?必须承认,我们书中很多东西和事实不沾边,好在读者们火眼金睛,很少被蒙蔽。从一个大肆鼓吹自己通过骗术获得成功的人那里,我们不应该期待会得到客观的东西。《犹太战争》中的许多陈述与作者其他作品中的论断相悖,可我们不能总是说“他找到了新的资料,纠正了自己原来的错误”,因为他在描述自己亲身经历的事件时都无法一致,我们只能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他在一个或两个版本的描写中歪曲了事实,出于某种目的歪曲了事实。在没有发现相互矛盾的地方,其描述也很难使人信服。对那些没有亲眼目睹的事件,他很明显是在天马行空地发挥着想象,比如在马萨达发生的集体自杀事件,以及早先发生在耶路撒冷内部的一些恐怖事件的细节,他都一再从个别引出一一般性结论。每一类的人物形象他都习惯性地进行了夸张。在脚注中,我试着引了几个例子,不难发现,在他稍后的作品中,他不仅没有修正这些形象,反而更加夸张,就像一个讲故事的人在每次重新讲述故事时都会不由得使其更加引人入胜。

当然,约瑟福斯并非是一个历史批评学家:他肆无忌惮地盗用着他人的评论。一个能够接受并重复源于马卡鲁斯(Machaerus,译注:军事要塞马卡鲁斯城堡)^①神秘深谷故事的人一定是极易受骗的人。但是约瑟福斯真的相信重击下砍落的脑袋能够被抛到六百码之外吗?他笔下的战役伤亡人数使人联想到报纸对西班牙内战的描述或者是近代发生在阿尔及利亚的战斗。但是他还不仅是夸大伤亡数字,对夸张的挚爱促使他写出血流成河淹灭了耶路撒冷的大火,以及诸如此类的故事。或许他偏离事实的主要原因来自他个人的偏见:只要是约瑟福斯做的事就是对的;只要是约翰或者西蒙做的事就是错的。所有他不喜欢的人都是恶棍、强盗、恐怖分子、暴君、煽动者等等——我们这代人对这类词汇的运用太熟悉了,用它们所形容的人,在其他情况下就可称为抵抗首领、爱国者、游击英雄之类。至于提多,约瑟福斯倾注在他身上的恭维使人厌恶至极,我们也厌倦了依靠一个完美无缺、永不失败的英雄^②赤手空拳赢得一场又一场战斗的故事。

但是尽管如此,事实仍然是:虽然我们要对于任何他关于自己以及他的敌人的描述的字面意义保持谨慎,但是当他没有夸张的材料、不再沉迷于别出心

① 参看附录七。

② 为了恭维、烘托提多,把他的兄弟图密善和亲威斯里利斯刻画得极为奸诈可恶。